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天聖元年八月乙未以鹽鐵判官侍御史劉平為尚衣庫使環慶路鈐轄兼知邠州初真宗欲用平丁謂秉間曰平出將家第宜任邊耳於是太后思謂言故有此命屬羌敏珠爾瑪爾默族數反覆平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實

州刺史討敏珠爾族不得其時今皆見于此當考 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塞滑州決河又發卒伐瀕河榆柳有司請調丁夫上慮其擾民故以役兵代焉

丙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東平監所廢牧地聽民請佃本紀及志並云始廢東平監誤也天禧五年正月監已廢

庚子出左藏庫絹十萬下陝西緣邊川軍市糴糧草

壬寅詔升朝官准御札舉官歲毋得過三人

乙巳太常博士曹修古為監察御史孔延魯劉隨並為

左正言先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户部員外郎馮元主判諫院於是以印送隨等延魯鼎子初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虵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具事延魯徑前以笏擊虵碎其首觀者初大驚已而莫不歎服後知仙源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縱放者延魯一繩之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崇飾從之修古建安人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財力辨忠邪辭甚切至

丙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姜遵同放天下欠負甲寅有芝生於天安殿柱召輔臣觀之退奉表稱賀乙卯詔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鞠詠言陛下新即位河决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變災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圖入相詠奏惟演憸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

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内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實録國史惟演傳並不記惟演自河陽赴亳州乃云在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彈之始亟去按惟演乾興元年十一月知河陽天聖元年六月徙亳州七月自河陽徙亳州因朝京師惟演圖入相蓋元年七八月間也其自亳州來朝即加平章事則天聖三年十二月此時鞠詠已罷臺職矣實録正史皆誤今不取詠本傳載論奏惟演在觀芝前按劉隨以八月十四日始除諫官乙卯二十四日也今附論奏惟演於觀芝後庶不失實事

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

江寧府上嘗為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
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
皆不與聞已未欽若至國門始命中書從知潤州光禄
卿王隨代欽若隨在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
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幷
兼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他郡計
口以糴者不能自足輙多流死　遣内殿承制閤門祗
候劉永崇等與八作司分詣八廂治水口凡權豪邸第

覆壓占庇填閼不通開封府察舉之　以權開封府判官侍御史俞獻卿為陜西轉運使先是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既而獻卿在所擬中上曰此可矣即命獻卿往時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軨轄擅於武延川鑿邊壕置堡寨獻卿度必招冦亟檄罷之未幾賊果至殺掠將士塞所鑿壕而去武延川事更須考年月

詔補蔭京朝官監當六年無贓私罪者與親民嘗坐贓私者聽旨

庚申王欽若始入見

九月丙寅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拯自還京疾益甚上遣使諭以亮陰不克問疾賜白金五十兩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於是遣使即卧内賜告及旌纛又遣内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倚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為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

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媿而去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敘遷圖以獻冀便省覽然欽若亦不復能大用事如真宗時矣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既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

已巳詔臣僚凖詔所舉朝臣武臣為邊上知州並令赴闕磨勘取旨其有私罪曾降差遣及貲遣者罷之

京東西路先配率塞河梢芟數千萬期又峻急民苦之
王欽若召自江寧見其事言於上曰方勤農豈可常賦
外復有追擾甲戌詔州縣未得督發别候旨
戊寅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馮元講論語並賜御飛
白書
辛巳詔所舉官未改轉而坐贓者舉主免劾
癸未中書言近歲三司積下勾磨帳籍頗多至有因循
之失而官物遂無所歸欲令三部副使催督送司以歲

月為次仍令舉判開折司提舉具每月逐部所磨帳籍以聞從之　減鳳翔府歲造船以市木擾民也　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丁亥詔諸路糴場以濫惡高估入官許人陳告百石者全給百石以上予半餘皆沒官

戊子以度支副使户部員外郎王臻為賀契丹生辰使内殿承制閤門祇候慕容惟素副之權户部判官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程琳為正旦使右侍禁閤

門祇候丁保衡副之時契丹主在幽州朝廷以為疑琳還奏彼嘗虐用其民恐叛不服特以兵來厭伏耳琳正傳誤以契丹在幽州為惟素德豐子也保衡未見乾興元年今改之

庚寅燕崇德殿　吏部流内銓請自今試判每道刑名全者為通七分以下為粗三分以下為不仍於卷首定詞理書劄俱優為上一通二粗或二通一不而詞理書劄並稍優者為中三粗一不三不一粗而詞理書劄俱次或低次紕繆者為下全無詞理者雖刑名通書劄優

並入中下其超資加階循資殿年並如舊制其判中下内以二不一粗及詞理書劄俱次紕繆者並注久闕官處從之

是月流内銓言判司簿尉有闕七年以上者令録有闕三年以上者幕職有闕一年以上者蓋入官各有路分或非情願致久闕未填今欲以半年闕員處排年月作簿該今日以前特放選人充其積久闕次以違礙并衝替選人充如願就遠地亦只填新簿員闕無本資闕願

折資者許支前任或今任合入資叙俸料合入江浙荆湖近地判司簿尉不限放選與常選人並以歷任無贓私罪者塡江南萬户簿尉司理司法四十一員闕合入江浙荆湖遠地及西川漳泉判司簿尉例注西川見闕詔幕職如無本資頗折資者聽支前任俸合入江浙荆湖近地判司簿尉一任或兩任及三考無贓私罪或三次公罪杖以下許選塡江南萬户簿尉司理司法參軍四十一員餘有過犯及選叙合入江浙荆湖河北河東

等遠近者自依舊規入江浙荆湖遠地乞注西川見闕宜不行會要九月事今附月末當刪取其要

閏九月壬辰朔詔如聞滑州修河役兵暴露作苦而所飯菽粟或爨未熟乃不可食宜遣使臣往視之

甲午詔裁造院所招女工及軍士妻配隸南北作坊者並放從便自今當配婦人以妻窑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　權判流内銓晏殊等言按大中祥符三年東封赦文放選時三千餘人赴集銓司擬注不足始擘

畫隔年預使季闕後遂為例常隔年奏明季闕選人有不顧注擬之處因循積留不補復更預使向前遠季闕次今來待闕人非多欲今後且用見闕及昨奏季闕更不隔季預劃如或全無本資不願折資者即許指射季闕上簿歸鄉具告身簽符等銓司至時入遞給付候大有選人即旋具奏前季闕發遣從之會要閏九月三日事今删取其要

乙未詔開封府六曹官自今無得差出外其府界檢覆災傷並令下審官院差待闕京朝官

馮拯病不能赴河陽己亥卒遣入內都知藍繼宗致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按己亥日干應在戊戌之下緣命準為衡州司馬事繫一貫難以中分故此變例而書令仍其舊

戊戌寇準卒於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歿癸卯始命準為衡州司馬準弗及知也其妻宋氏尋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

錢焚之逾月枯竹盡出筍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冠公祠

丁未禁彭州九隴縣採金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

使趙賀言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堙廢浸民田

即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其事伐石增堤浚積潦

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户歲出苗租三

十萬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部漕船舊皆由三司吏

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諳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

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産厚薄分劇易為三等視其

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是歲漕米溢常額一百七十萬石塘路成使以下皆賜奬諭敕書事在二年四月今附見于此張綸傳云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與趙賀傳稍不同本志又云賀同内侍張永和為此役今止從賀傳

戊申以諫議大夫知蘄州袁煒為衛尉卿分司西京本路轉運使言煒年高在郡不治故也煒蜀人天聖六年七月附傳

壬子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米二蚪五升歲可便得二萬以供京師上曰常賦外復有量糴之名是擾民也不許

癸丑詔審官院自今知州軍通判知縣人並引對于便殿　河南府太微宫成給田五頃歸義節度使曹賢順遣使來貢方物謝大中祥符七年旌節之賜也

甲寅以知順州歸德將軍檢校太子賓客田彦晏為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故知保順州田彦晓子承恩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知保順州先是彦晏率承恩焚刼寧邉寨知夔州史方發兵擊之窮其巢穴俘獲甚衆追彦晏至七女栅降之彦晏等願還所掠金帛器械

且輸粟二千石自贖轉運使刁湛令彥晏等歃血上誓狀奏請止給知州告身勿授刺史詔從之仍拒其粟舍其所負金帛第令歸掠去戶口馬湛衎子也張方平作刁湛墓誌云將漕夔峽屬施州溪洞蠻首領田彥晏等妄干恩典朝議不從即率宗黨攻破寨柵殺吏民燒官舍掠公私物保險為邊患朝廷命夔施州將討擊彌年無功又特遣武臣禁旅圖深入蠻益拒命乃詔公招輯值彥稠死蠻悔懼有善意而武臣欲自以為功閼隔不為納民告疲于調輸會施州地震山崩人壓死者衆朝廷遣中使致祭問邊事公密疏請罷兵使蠻無疑邊事即定中人入奏未幾武臣內徙以兵屬公遣裨校與蠻要約蠻兵從集不離近徼公令設次于野從親吏數人坐次中醜類千餘挺刃睢盱左右股慄公毅然召彥晏前曰吾丐

若餘生是屬奚為者彥晏懼揮却具衆徐命吏引諸酋歃血立誓因搞飲散遣之懽課動于山谷曰自丁相公後復見今日矣丁崖相謂昔為夔州路轉運使有功利蠻夷懷之故爾朝命授彥晏歸遠將軍被公璽書褒諭自是黔中安安按墓誌所云遣武臣禁旅圖深入并施州地震山崩人壓死者衆朝廷遣中使致祭且問邊事實録正史皆不書又田彥稠死亦不知彥稠於彥晏始謀若何今並附見當細考

乙卯以下溪州刺史檢校右僕射彭儒猛為檢校左僕射其子仕端為檢校國子祭酒知溶州儒猛自言仕漢逃歸誘蠻人作亂遣仕端等殺之故有是命仍降敕書獎諭賜以鹽二百斤綵三十疋

丁巳詔技術官干請皇族要官論薦希求恩澤者並以違制論

冬十月辛酉朔詔減陜西緣邊軍馬分屯内地以寛轉輸

癸亥詔滑州募民入粟　又詔蔭補京朝官監當有私罪者及八年與親民嘗坐贓聽裁

左班殿直劉舜卿為西京陜府界廵檢捕獲盜賊八百餘人壬申特授閤門祇候劉舜卿未見　詔臣僚封事下三

司者未得即行先具利害以聞　濬兩浙運河　增國子監進士解額二十人

癸酉門下省言吏部流內銓注擬選人請如舊制過堂押定詔自今磨勘選人前一日以磨勘劄子送中書呈驗然後引對要檢尋過堂舊制　江淮荆浙發運使趙賀請南京開封府界瀕河縣輦運公事並隸本司從之

癸未詔諸州典獄者不先白長吏而榜平民論如違制律榜有罪者以失論捕盜官獲盜而未問者榜毋過二十

非盜而輙榜之亦以違制論挾私非理虐害平民至死者論如故殺律

王欽若復相監察御史鞠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有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戊子責授太常博士同判信州實録云詠以不彈百官失儀屢罰俸按詠本傳無此今但從本傳

十一月丁酉詔如聞諸州軍多專行配遞罪人使妻子

流離道路鮮有生還自今罪當配者並録案坐條具所

配地里上刑部詳覆

戊戌詔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兩浙福建路轉

運司自今師巫以邪神為名屏去病人衣食湯藥斷絶

親識意涉陷害者并共謀之人並比類呪咀律條坐之

非憎嫉者以違制失論其誘良男女傳教妖法為弟子

者以違制論和同受誘之人減等科之情理巨蠧者即

具案取裁先是知洪州夏竦言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

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奸臣逆節狂賊末規多假鬼神動揺耳目漢晉張角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禁以肅多方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粤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所居畫魑魅陳幡幟鳴擊皷角謂之神壇嬰孺繦褓誘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傳習妖法驅為僮隷民病則門施符咒禁絶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

神不許服病者欲食即云神未聽飱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絶戸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訝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竒神異象圖繪歳增怪籙祅符傳寫日異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餕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刼盜鬬爭行

須作水蠱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揺不難連結在於憲典固亦靡容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嚴禁以革祅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户已勒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方脉首納到神像符籙神杖魂巾魄帽鍾角刀笏沙羅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毁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防萌杜漸以右羣生故降是詔　劉舜卿言西京陝府界山路險惡盜賊所聚請自陽湖渡至三門分置六寨扼其要害從之并入十月初授閤職時

都官員外郎知漣水軍鄧餘慶受枉法贓閤門祇候三陽寨主荆信監倉自糴粟入中殿直監興平縣酒稅何承勛監進賢鎮鹽酒稅易著明並自盜官物各貸死杖脊配廣南牢城壬寅詔以餘慶等罪狀中警羣吏

癸卯詔吏部流内銓自今轉運使舉選人為京官者更增舉主一人先是兩浙轉運使任阜舉崇德縣令向昰為京官上令中書俟再有薦者乃擢之因著為令會要云向昰以舉主少罷之仍令今後似此者吏候兩人奏舉即施行當考

凡賦入州縣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以待歲中催科閏年別置謂之實行簿以藏有司或言實行簿無用而率民錢為擾戊申罷之　大食國每入貢路由沙州西界以抵秦亭乾興初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於是入內副都知周文質言慮為西人所掠乞令取海路由廣州至京師詔可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人其後富者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

中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前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實録食貨志皆云寇瑊請官置交子務按薛田附傳則置交子務乃田為轉運使時所請建瑊守蜀始用田議然成都記載此事特詳瑊議蓋欲官私俱不用交子而田議始終皆欲禁集私造官為之今置務實從田議瑊無與也實録附傳正傳食貨志俱誤矣

已未降侍御史高弁為太常博士職方員外郎吳濟為都官員外郎太常丞直集賢院胥偃為著作佐郎監察御史王軫為太常博士監兖州漣水光化軍郢州酒稅左正言劉隨罰銅五斤初弁等為開封府發解官舉人訟其考試不公上以得解進士三十八人策論令秘閣封彌卷首送翰林學士晏殊覆考殊言舉人作訟以覬覆考頗虧士風因聽止取訟者試卷看詳弁與濟偃乃坐擅折舉人卷首擇有名者居上軫為封彌官而不以

聞隨坐舉人以策辭相授隨為巡鋪官而不能察故有是命偃長沙人也吳濟未詳劉隨正傳乃云隨坐此責監濟州税與實録不同正傳蓋因朱祁墓誌按隨後數論事未嘗出也今從實録　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掃灑墳墓上問察家王欽若對察父多遜故宰相謫死朱崖上惻然許之後贈多遜尚書亦由察請　内殿承制閤門祗候鄧雅言奉詔知宜州有子試校書郎齊參乞對換班行於岳州側近監當照管家屬上以雅曾經谿洞差使今復遠任特從其請不得為例會要十一月事

十二月辛酉詔麟府路軍馬司凡唐龍鎮所報公事其為處置之

癸亥大理寺丞路坦特追官勒停坦前為餘杭縣令在官不治又嘗作詩贈押司録事提點刑獄司上所刻詩石本坦既坐謫而轉運使嘗薦坦改官并劾之　鄜州鈐轄𤗪州刺史劉寳為右監門衛將軍隨州刺史寳私役兵以槖駝為商旅載物法當追官勒停上特寛之

江州民陳蘊聚居二百年食口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

行義州以聞上曰良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為善者勸矣

甲子授蘊本州助教

辛未詔吏部流内銓選幕職官知大縣闕京朝官故也

丙子詔駙馬都尉自今毋得於清要權勢官私第往還

仍令御史臺察視之

辛巳涇原路副都部署王謙言客克默特下杏家族都指揮

使杏友信都監吹濟鄂羅克等三百九十八人納質子内

附詔補杏友信為軍主吹濟鄂羅克為副軍主

甲申契丹遣彰武節度使蕭昭古靈州觀察使劉彝範來賀明年正旦

乙酉樞密院言在京歸遠六指揮大中祥符六年以軍士亡耗併為三指揮今欲復增一指揮從之

是月詔御史臺主簿多是資序合入大理寺丞著作佐郎除授之時並理光禄寺丞及至三年無遺闕却於本資止依敕轉入朝官有此升降不等自今更不理光禄寺丞資叙只守本官仍支與前任請受俟三年滿無遺

闕依元入官資敘與京朝官如有遺闕公罪兩度以下
奏取指揮公罪三度以上及私罪不以度數並送銓依
舊幕職州縣官資敘注官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一十四萬四千九百八十
三口一千九百五十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四客戶三百
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五百九十四萬四千一
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天聖二年春正月甲午詔禮部貢院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各增置點撿試卷封彌巡舖監門官有差開封府舉人無戸籍者召有出身京朝官保二人無出身曾歷任者保一人外州召命官使臣為保不得過一人所保

不實以違制論舉人兩處取解及犯徒而嘗以蔭贖者永不得入科場同保人殿五舉其殿三舉者實殿一舉五舉殿二舉進士不得以押韻入試罷諸科舊人別院試者聽至復場入試其被黜而毀謗主司及投匿名文字令所在收捕之即主司不公許單名以告不得期集連狀廣南東西益梓利夔等路舊制於額外有合格者亦聽舉送如聞比來冒籍者多自今毋得額外發解時承平歲久天下貢士益衆間起爭訟故條約之

癸卯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知貢舉

戊申吏部銓引對選人九人前東鹿縣王得說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上察其孤貧特擢為大理寺丞他日又引對選人有賈積善者十四考無公私過雖無舉主特擢為京官賈積善事會要在十月十五日今附此

庚戌降知鄧州給事中寇瑊為少府監知金州左屯衛大將軍蔡州安置石普為本衛將軍皆坐失保任也

詔貢舉如咸平二年故事令禮部放牓仍先具合格等

第字號以聞

辛亥知貢舉劉筠等請差覆考及詳定官上曰非所以責成之意也詔筠等以公考校廵鋪官左正言孔延魯又請未試前令主司曉諭舉人不得上請仍雕印試題分明解說就試卷内散上曰文闈取士條約已多只依舊例施行可也

甲寅詔兩制大兩省以上正刺史閤門使以上並聽受命日告謝先是臣僚告謝或自外代還上欲盡知其姓

名故令前一日先以名聞閤門不諭上意而侍從官亦須奏至是因翰林學士李諮建言而釐正之

是月詔諸路州軍自今常留縣令管勾簿書催督稅賦及理婚田詞訟不得差出勾當小可公事及於縣鎮道店場務比較課利其令佐年滿雖準銓牒放罷若一縣全然闕人未得出給解由須本縣不至闕人即許離任時諸州軍累言屬縣令佐因年滿放罷及轉運司差往他處比較課利有一縣全闕官者故條約之會要天聖二年正月

事
吏部南曹言選人磨勘例問刑部有無過犯定奪公私罪名又恐其間曾有過犯或奏案在大理寺未經奏斷即刑部無由得知自今更乞問大理寺從之
二月辛酉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李福落致仕歸班福先為永興軍部署坐不察朱能反特令致仕以屢更赦宥故起之
襄州上將作監致仕胡旦所撰漢春秋上因問旦吏歷及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對曰旦詞學精博舉進士第

一再知制誥然不矜細行數敗官今已退居嘗謂三代之後獨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上稱歎之癸亥命旦為秘書監仍録其子彬為將作監主簿

乙丑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講孝經

丙寅復西頭供奉官康文德為閤門祇候文德先為永興軍都監朱能以兵叛知永興軍朱巽遣文德招還叛卒三百餘人猶坐不察能奸狀落職監集津鹽稅於是

揆赦自陳故復之　賜欽州修城役卒緡錢

庚午上謂王欽若曰从罷貢舉慮遺天下賢俊宜令禮部貢院精加校試將來放進士特增至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人　遣内臣自汴口至泗州收瘞流尸祭奠之

辛未以真宗大祥京城寺觀及嘗所巡幸州縣度人為僧道有差

癸酉詔應乾興元年二月戊子以前貶降編管等人令諸路轉運司除已叙用授官外並具元犯因依以聞

景靈宫舊晉邸也真宗生於是上即位修萬壽殿名曰奉真將以奉安塑像㢆㡇命王欽若為禮儀使

癸未皇太后手書賜輔臣諭以臨朝願治之意東都事畧皇太后詔宰相曰吾受先帝顧託之深皇帝富於春秋助成正道用乂斯民期見抱孫之歡永遂含飴之樂此吾之志也更賴三事庶尹百工羣司勉悉乃心同底於道

甲申衛尉寺丞康惟一為侍禁閤門祗候懷州兵馬都監從其父西上閤門使蔣州團練使知泰州繼英所請也上念其祖保裔死事繼英方守邊故有是命

乙酉工部侍郎知徐州李應機坐前知兗州貪暴不法降授將作監分司南京上問王欽若曰應機貪墨如此何以官至丞郎欽若對曰應機素無廉稱然監司未嘗按舉故得累資至此也上曰外臺耳目所寄當職靡言咎將誰執丙戌詔轉運使劉明恕李允元提點刑獄尚霖郭位特免勘各贖銅二十斤

丁亥詔雄霸保州廣信安肅軍皆被邊之地與契丹移文往還其幕職官並選進士出身人

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能對策者未得退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㫖乞於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以執經肄業不善為文特令取其所長用廣仕路　殿前都指揮使保静節度使蔚昭敏卒贈侍中故事罷朝一日詔特罷二日

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張君平言南京陳許徐宿亳曹單蔡頴等州古溝洫與畿内相接歳久不治故京師數罹水患請委官䟽鑿之詔從其請君平陳

八事一曰商度地形循古跡深廣之數州計土工置籍以記其事二曰功不如所計或水壅害民田官坐罪償費置三曰察吏貪墨傍緣役事箕斂民錢者四曰知州通判令佐能誘部民佐工費書為勞課與家便官功多與重賞五曰禁民築堰堨豬水捕魚以障河流六曰濬治畢按新書廣深凡幾何校功力因其所出土積為堤七曰凡溝洫上廣一丈則下廣八尺深四尺高阜加深焉用此為率究隆折計之便於覆視八曰古溝平淤為

民田係賦籍雖開治者以鄉縣保證除其賦悉頒為定令　賜欽州錢歲百緡以犒交趾人

刑部奏舉新知侯官縣韓中正為詳覆官上曰中正嘗失入人罪比引對不與改秩奈何舉充法吏壬辰判刑部石宗道罰金八斤詳覆官梁如圭罰銅十斤

癸巳龜茲國王智海遣使來貢方物

丁酉奉安真宗御容於景靈宮奉真殿

皇太后諭宰臣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宰臣

因言工部郎中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辛

丑命宗元直龍圖閣宗元單父人也

壬寅以衛尉寺丞陳執中為太子中允同判歙州執中

初與陳堯佐同責官堯佐已知制誥而執中猶坐前累

監真州稅故稍遷之

癸卯王欽若等上真宗實録一百五十卷上與太后設

香案閱視涕泣命欽若等坐勞問者久之賜燕于編修

院降詔襃諭先是馮拯監修拯卒欽若代之於是欽若

加司徒修撰官李維晏殊孫奭宋綬陳堯佐檢討官王舉正李淑各遷秩賜器幣襲衣金犀帶鞍勒馬管勾内臣周文質劉崇超賞亦及馬録馮拯子宫苑副使端已為如京使淑若谷子也

禮部上合格進士姓名詔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編排等第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葉清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嘗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

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郊與其弟祁俱以辭賦得名禮部奏祁名第三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劉筠得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擢第二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郊安陸人清臣長洲人戩吳縣人郊授大理評事同判襄州戩授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放牓如咸平二年授官則如親策更詳之

戊申遣官分詣五嶽四瀆祈雨

庚戌雨

壬子賜鄉貢進士張瓌太常寺太祝吕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牓瓌洎孫宰臣王欽若女壻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也

河東轉運使言嵐石隰州緣邊都廵檢使濰州團練使刁贊惜公使錢不以犒士癸丑令贊與潞州兵馬總管冀州團練使許超易任

夏四月辛酉御史中丞劉筠為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知潁州筠引疾求補外故也　禁恵民京索河施胃網

知池州李虚己言州縣春初豫支錢和買紬絹民或不欲者彊之則為擾乃詔三司諭州縣毋得抑配非土產者罷之

天禧初上乳母許氏為宫人所譖出宫嫁苗繼宗及是邀駕自陳丙寅封臨潁縣君以繼宗為右班殿直加許氏當陽郡夫人復入宫

戊辰契丹遣左監門衛上将軍蕭林右監門衛上将軍鄭均來賀乾元節

己卯知成德軍永州團練使錢惟濟加吉州防禦使留再任有偽為白金以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密謂曰第聲言被盜而示以重購質者當來責餘直即得之已而果然　鄜延路部署司言賊冦保安軍蕃族軍主旺律等擊走之詔以旺律為三班借職仍賜姓名曰劉漢忠

庚辰以特奏名進士李道宗等四十三人諸科王播等七十七人為將作監主簿及諸州長史文學司士參軍道

宗等皆年踰五十嘗應六舉王播等皆年踰六十嘗應八舉上因謂輔臣曰此雖舉業非工然閔其白首無成故悉甄録之

乙酉録晉氏後　宰臣奏見闕堂後官一人詔吏部銓於選人内揀有出身好人材書禮歷任無過犯人赴中書試驗公事自是多如此例皆即授京官充職或有由五房序選者初命檢校員外郎經恩乃遷京官充職

集賢校理葛昻張仲尹黄弼陳商范説等各乞外任差

遣詔並與小處通判太宗朝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後王昰劉奭並以官卑止與通判至是因用昰奭例
五月丁亥朔司天監言日當食已而不食中書奉表稱賀
戊子甘州回紇可汗王遣使來貢方物　先是詔議上皇太后禮服太常禮院言開寶禮皇太后當褘衣革帶青韈舄白玉雙珮黑組雙大綬素紗中單蔽鄣大帶首飾花十二株受册親蠶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隋制后

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為之宴見賔客則服之令
議每朝謁神御往還乘輦服朱衣而蔽郄革帶大帶寶
裝綬珮韈金飾履悉以衣之色常視事去蔽郄革帶珮
襪或衣鞠衣則以黄羅為之亦用實裝綬大帶履命内
侍周文質如所議以製至是上之
乙未詔開封府諸縣折變稅賦自今第三等户以下於
就近倉以賤色斛㪷折納之　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
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罪釋之

丁酉再幸資聖禪院視中國大長公主報慈正覺大師疾及不起復臨奠焉在真宗禫不製服廢五日朝謚公主曰慈明

庚子詔百官遇起居横行日輙請假者並遣醫官驗視以聞先是右巡使張億彈户部郎中史館修撰石中立等三十三員皆稱疾不赴横行故申警之

壬寅司天言月當食而雲陰不見中書奉表稱賀

是月流内銓言陳州文學王諫單州文學嚴九齡各欠

九選年六十已上敕㫖依例注江浙荆湖小處令搉勘並無二千戸以上主簿㴷闕雖有小邑又多是兼尉年六十者難以處之欲自今選人得㫖與小處令録及小處判司簿尉者如無二千戸以下縣則不問戸口多少令録只於十貫料錢内注擬判司簿尉只於七貫料錢内注擬從之

六月丁巳朔河東轉運使鍾離瑾請罷便糴官止從本司選通判或幕職官領之上曰邊計至重非朝廷遣官

則州縣因循羅不以時矣不許

己未百官表請聽樂不許表五上乃許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衆請秋燕但當用樂之半其請遊幸則心所未忍欽若對曰陛下雖孝思過人然先王制禮亦不可踰也　賜馬宗元三品服以講孝經徹也　湖南轉運使言澧州水南寨地多水弩射人戍兵歳死者衆請從於臺宜村從之仍改寨名曰臺宜　命官校勘南北史

諸州攝助教樂和等二十三人乞赴銓調官甲子並除參軍　京師民居侵占衢街者令開封府牓示限一歲依元立表木毀拆

乙丑權戶部判官殿中侍御史李孝若為祠部員外郎同判鄆州坐接伴契丹使失儀撿也上謂輔臣曰比選近臣館伴北使頗難其人因歎才識之士為不易得王欽若等對曰累朝文物之盛人才固多陛下推誠孜孜獎拔必有以副聖選然高才當不次用之乃克盡忠上

深然之此據實訓附見

梓州路提點刑獄王繼明言知梓州王世昌昏耄不治詔即選人代之以轉運使江仲甫失於察舉戊辰降仲甫知小州繼明仲甫未見

辛未河東緣邊安撫司言府州五族八族蕃部先挈其屬散耕河東諸州欲遣還河西故地從之

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然燈王皡文正公言行録云司空王公召自江寧再秉政嘗謂宮觀欽奉之禮踈怠不若昔時屢以為言明肅依違未能決一日公

於簾前奏曰天道遠人道邇且天禧中靈文降言先帝聖壽三萬日時欽若率先慶抃曰三萬日八十三歲臣時忝預國政太后必亦記之後乃無驗則今但遵典禮不須過當冀公赧然而退自是不言按王曾天禧元年八月罷政以禮部侍郎歸班二年正月判都省三月出知應天九月徙天雄四年八月復參政而冦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實三年三月其年四月乃迎天書入内此時曾罷政久矣又其年八月以天書再降大赦時欽若亦先罷相矣言行録所云臣時忝預國政此必誤今不取蕪實録於三年六月甲午欽若罷相後載欽若嘗言周懷政妄造天書則恐言行録所云率先慶抃亦未必然顧欽若必不能言懷政之妄已於罷政時辯之今皆不取

丁丑夔州路轉運使刁湛言雲安軍所管鹽井歲課甚

多而武臣知軍失於鈎考簿書積有所負請自今選朝
臣為知軍從之
戊寅監察御史李紘言近年臣僚舉奏幕職州縣官例
及五人以上及所舉之人四考已上者並得磨勘引見
其間有在任止一兩人奏舉替後遷延告屬外任官論
薦或請託初得外處差遣臣僚發章奏舉欲望自今轉
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副使知州軍通判鈐轄
都監崇班已上並令奏舉本部内幕職州縣官在京大

兩省已上並許舉官其常參官及館閣曾任知州通判陞朝官許依條奏舉餘陞朝官未經知州軍通判已上差遣者不在舉官之限所舉官須見在任者舉主但有轉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副使兩人便與依例施行若一名舉到别無本處知州軍通判即更候常參官二人保舉並乞與磨勘仍自今有犯罪至徒者唯贓私踰濫挾情故違不得奏舉外餘因公致私事理不重亦許奏舉從之上因謂輔臣曰日閲天下舉官之奏豈

無謬者王欽若對曰從紘所請亦可少革其濫紘昌言從子也實録載紘奏請甚畧今取會要并書之以存事始詔三司檢法官自今有闕令流内銓依公揀選保明以聞其三司使副無得復舉

秋七月戊子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内殿承制朱緒點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朞年豪商大賈不能軒輕為輕重而論者或論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

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弃朝廷歘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因令碩等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所得不償其弊在於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給十萬茶售錢萬一千至六萬二千

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七十五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五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萬四千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

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已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已後茶仍增别輸錢五萬者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二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畜而

東南茶亦無滯積之獘其制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因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揺動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説願立行之無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牓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實録但於此記遣使視積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見賜典吏銀絹事餘皆無之今並從本志會要亦無差使視積茶及李誥等條上利害牓諭商賈賜銀絹事不知何也

戊戌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姜遵言三司開封府日

接賓客頗見廢事又帶職文臣出節大遠過遏行人拔衘官未陞朝而賜緋紫者多得佩魚浸紊朝政此皆舊有著令請行禁止從之

己亥以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薛奎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奎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　監察御史張逸為益州路提點刑獄勸農使上謂輔臣曰益部民物繁富提案之任尤須得人逸堪其任否王欽若曰逸為御史以清謹著今此選委必能稱

職也逸滎陽人先以試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廼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家貧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改授大理寺丞真宗雅賢泌再召對逸者用泌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至縣與

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遂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

庚子以宰臣王欽若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為禮儀使翰林學士晏殊為儀仗使權御史中丞薛奎為鹵簿使權知開封府王臻為橋道頓遞使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頓遞使國初循用此制其

後太常卿御史中丞兵部尚書或闕乃以學士及他尚書丞郎領之其職掌仍用禮院御史臺兵部吏如故儀衛名物皆鹵簿使所領儀仗使唯督促諸司而已又使領次第則大禮禮儀儀仗鹵簿而橋道頓遞最居其下真宗封禪五使皆以輔臣為之及上玉皇尊號宰相向敏中當為禮儀使以年老不任贊導更命樞密使王欽若而敏中乃領儀仗使蓋失其次第今有中丞而換使名非故事也實録云奉祀亳州以輔臣領五使向敏中以禮儀使讓王欽若誤也今悉改之

初真宗崩內遣中使賜荆門軍玉泉山景徳院白金三千兩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轉運使言舊制寺觀不得市田以侵農上謂宰相曰此為先帝殖福其勿拘以法仍不得為例既而寺觀稍益市田矣稍益市田據食貨志皇太后微時嘗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既如其言累召不至故有是賜邵伯温見聞録云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又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老乃贈以中金百兩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宫中及即位為才人進宸位至正位宫幃聲動天下仁

宗即位以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后屢詔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無山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為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輙為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觔疊其下門乃成蛟畏鐵也今玉泉僧堂猶記太后所建

甲辰羣臣表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又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皆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丁未刑部郎中判戶部勾院李若谷為契丹后生辰使内殿承制閤門祗候范守慶副之若谷等辭日不俟垂簾請對遽詣長壽殿奏事太后不悅尋命刑部郎中直

史館章得象供奉官閤門祗候馮克忠代馬附傳云太后聽政奉使者辭於庭已而陞殿若谷等辭已輒趨出遂罷使與正傳及實録不同當考

己酉初幸啟聖禪院朝拜太宗神御前在諒闇用禮儀院奏但遣輔臣酌獻也

癸丑奉安真宗御容於玉清昭應宮安聖殿

八月丙辰朔燕崇政殿初用樂之半樂工奏技上未始

矚目終燕猶有戚容左右竊視無不感歎時詔下成都

府召優人許朝天等補教坊左正言劉隨以為賤工不

足辱詔書監察御史李紘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官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劉隨李紘諫召樂工不得其時今附見紘云陛下即位未能顯巖穴之士則必是天聖初也隨本傳載此事雜見於論星變及劾鍾離瑾間今不取　詔舉官已施用而犯法聽舉者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本志乃云不以實者亦免坐今從實錄及本紀

丁巳廢無為軍前礬聽民自煎官收市之　保大節度使錢惟演言真宗幸澶淵禦契丹殺其大將達蘭盟而服之今謚號但稱文不及武宜謚武詔兩制與太常禮

院議增益之

戊辰社賜會如故事自是或宰臣請罷則止命中使分

賜酒果

辛未南郊橋道頓遞使王臻請車駕自太廟還西過景

靈宮朱雀門赴郊宮如景德之制從之仍令其日遣官

詣景靈宮奏告

吏部流内銓引對選人凡有私罪者皆未得改官上問

輔臣曰私罪有幾王欽若對曰私罪固多然其閒輕重

不倂若趍衙謝弗及或隆笏失儀事雖至輕以不緣公事皆為私罪上曰有司當察情不可以小累終廢甲戌詔自今此等勿礙改官

初知豐州内殿承制王文玉卒其母折氏與蕃官首領共請以文玉長子餘慶繼領州事既而又以文玉從子天門關廵轄馬遞鋪殿直懐信為請乃詔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高繼忠知府州折惟忠集蕃漢定議繼忠等言懐信擅入豐州犒設首領殺狗為誓欲奪餘慶位而

折氏不能禁不可用文玉又有從子懷鈞以三班奉職監晉州鹽稅可使代餘慶者然文玉遺表嘗薦餘慶自代今亦乞與一官丁丑授懷鈞三班殿直知豐州補餘慶三班借職釋懷信不問

戊寅遣度支員外郎祕閣校理李垂内殿崇班閤門祇候張君平按視滑衛等州河勢以歲稔將議塞决口也

己卯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陞講堂令直講屯田郎中馬龜符講論語賜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

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王廟還幸繼照堂燕從臣龜符未見

壬午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加上真宗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詔恭依　秘書郎韓琚言自今闕官職田如正官到任該得敕限即給之或不該即盡收入官吏不給攉管勾者從之琚國華子也

九月庚寅中書門下言真宗謚號皇太后皇帝尊號冊寶其沿寶法物故事皆以黄金唯天禧中嘗用塗金上

曰真宗皇太后宜以黄金而朕之沿寶物止用塗金皇太后諭宰臣曰皇帝嗣位初膺册命當用純金自餘止用塗金可也明道二年正月十七日景祐二年八月十七日可考上封者言河中府同華州歲比旱灾民多流徙請免支移税賦上因謂輔臣曰百姓輸租便於本州奈何轉於他郡耶對曰西鄙屯兵若不移支民賦即為擾益甚特詔轉運司量減其數

辛卯祠太一宫還駐輦觀道旁耕者仍遣中使慰勞賜

以茶帛

己亥閤門言舊制知瀛州合上殿近詔惟許路分鈐轄以上新知瀛州張昭遠緣兼高陽關鈐轄不該新制詔瀛州高陽關自今並令上殿

庚子皇太后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子為皇后諭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兹選於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聖政也

癸卯以度支副使禮部員外郎蔡齊為契丹生辰使供

奉官閤門祇候李用和副之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張傳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祇候張士禹副之

兩制定皇太后於崇政殿受尊號冊上以其禮未稱甲辰詔改就文德殿發冊於天安殿然太后意欲就天安殿受冊王曾言不可乃止

丁未上諭輔臣曰昨燕宮中朕數四勉皇太后方聽樂王欽若㝷以上語問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天下吾終身不欲聽樂皇帝再三為請其可重違乎

己酉免原州弓箭手州縣差役

癸丑西天竺僧愛賢等來獻梵經各賜紫袍束帶　知兖州工部侍郎李應機為將作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

會要二年九月事

冬十月丙辰奉安真宗御容於洪福院

壬戌上謂輔臣曰如聞滑州修河役卒多溺死者有司第以逃亡除其軍籍深可閔傷自今宜令明具溺死者姓名優給緡錢卹其家　天慶五節舊制前後各五日不

奏大辟案詔自今止禁前後各一日餘案惟正節日禁之

丁卯上謂輔臣曰郊為重事朕欲先就禁中習儀其令禮官草具以聞

戊辰上謂輔臣曰翰林待詔王文度近勒先朝御製碑已賜紫而更求佩魚且舊制伎術官皆不得佩魚以别士類也宜申儆之　三班奉職張永德祖母劉氏年一百八歲上嘗召入禁中矜其年高詔與永德近地官以

便侍養永德已見天禧五年

庚辰新修三司成凡一千一百七十二區命知制誥宋綬為記

辛巳詔自今赦書令刑部摹印頒行時判部燕肅言舊制集書吏分録字多舛誤四方覆奏或致稽違因請鏤版宣布或曰版本一誤則誤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誤可也遂著於法王子融云寇萊公嘗議模印赦書以頒四方衆不可而止其後四方覆奏赦書字誤王沂公始用寇議令刑部鎖宿雕字人模印宣布因之日官亦乞模印歷日舊制歲募書寫費

三百千令摸印止三十千或曰一本誤則千百本誤矣沂公曰不令一字有誤可也自爾遂著於令子融稱議初出於萊公不知何據今但取正史實録稍增益之

流内銓磨勘到選人王揆等八人歷任功過引見上曰内有逐任出入人罪者自今勿差充刑獄官

十一月甲午加上真宗謚

乙未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

丙申饗太廟

丁酉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百官上皇帝及皇太后尊

號賜百官諸軍加等　令三司榷住和布紬絹一年減

歙州上供紙三之一

乙巳立皇后郭氏

辛亥王欽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文武百官

並加恩故事輔臣例遷官參知政事呂夷簡與同列豫

辭之遂著於式　宋敏求春明退朝録云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夷簡懇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按咸平初孫何建議已嘗釐革敏求偶不記國史因之

十二月戊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蘄州李夷庚分司

西京舊制蘄州鹽麴錢折納木炭以供鑄錢夷庚擅令納絹而民貧不能以給轉運使奏至上因問其素所為王欽若對曰夷庚前守數郡多不法在蘄益甚故責之

乙丑作慈孝寺此據會要

丙寅權判都省馬亮言天下僧以數十萬計間或為盜民頗苦之請除歲合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乃自今毋得收曾犯真刑及文身者係帳詔可

庚午令開封府每歲正旦冬至禁刑三日端午一日其

施之　總噶爾嘉勒斯賚堉克遵遣大首領斯多正來貢方物

丙子詔京朝官丁憂服闋自今降告敕下御史臺令於

三院御史廳下拜授之

己卯契丹遣右監門衛上將軍蕭㝃高州觀察使李延

來賀正旦

是冬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

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契丹修好

未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政覲試朝廷耳豈可自生釁

邪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以防河為名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契丹果罷去　雄州候卒報有兵入鈔邊衆皆恐知州高繼忠曰契丹歲賴吾金繒何敢渝盟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 司馬光記聞云天聖初契丹遣使借塞內地牧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王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曰北敵强梁奈何延之塞內欽若曰契丹以虛言相恐喝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瑋時知定州歐靖聖宋掇遺云王欽若再入中書天聖初北朝遣使致書稱彼境荒饉借雄州之地畋獵時欽若假告中外未知所答數日欽若朝上詢其事欽若對

曰顧假與之上曰理將何如欽若曰咸平中彼來侵疆豈先有書乎遂依答之甚捭闔焉二事或即此年事然曹瑋時知天雄軍明年十一月欽若卒四年正月又徙永興七月復知天雄軍未嘗知定州也皆恐傳聞之誤今恐不取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張家駒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天聖三年春正月丙戌以刑部郎中龍圖閣待制滕涉為右諫議大夫罷職知青州上謂輔臣曰青州大藩宜選揀牧守涉足以任此乎王欽若曰涉自先朝已任要劇頃自三司副使擢居侍從今兹委寄必能上副聖選

也

戊子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朔方節度使蕭從順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韓紹芳來賀長寧節見於崇政殿皇太后垂簾置酒崇政殿遂燕崇政殿御史中丞薛奎館伴從順欲請見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獨不得見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得見也從順乃已及辭從順有疾命宰臣王曾押宴都亭驛從順問曾南朝每降使車悉皆假攝何也曾

曰使者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令二府八人六嘗奉使惟其人不以官也從順黙然此據王曾言行録稍刪潤之　既上壽從順桀驁稱疾留館下不時發上遣使問勞挾太醫診視相屬於道樞密使曹利用請一切罷之從順知無能為徐引去

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初上皇太后壽於崇政殿

乙未開封府言長寧節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　涇原路總管司言總噶爾埒克遵乞給

俸錢詔渭州月給衣著五十匹茶五十斤

丙申録故宰相李昉從子宗諤宋琪孫從諤呂端孫誂張齊賢孫襄畢士安孫從簡王旦孫靖並為試秘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李至孫復王沔孫慶孫温仲舒孫希顔及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陳洪進孫永丕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邢昺孫處正禮部侍郎王丕孫説並試將作監主簿時以郊祀推恩輔臣之後而丕家無子孫在仕版者故以及之洪進昺例不當得議者以王欽若

報其私恩也
乙己宗正寺請以皇后事迹編入玉牒從之
辛亥加贈皇后曾祖中書令郭崇為尚書令兼中書令
追封祖守璘及父允恭並為節度使母祖母曾祖母並
為國太夫人
壬子加贈皇太后兄贈侍中劉美為中書令追封嫂越
國太夫人錢氏為鄆國太夫人　廣州闕守上謂輔臣
曰此邦控制海外諸國寶貨所聚前為守者多不能稱

職今宜遴擇其人王欽若曰禮部郎中直史館陳從易素有清節先朝累經任使臣等以為從易可從易時在荆南

二月乙卯從從易知廣州加太常少卿直昭文館　太常博士臨河陳琰知夏津縣河北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女壻也怙勢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事韓億聞其事奏為監察御史琰與朱諫並命諫事不詳今但記琰他做之

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李諮以其父兵部員外郎致仕文捷在鄉里春秋高乞便郡就養上方委諮計事優詔不許欲慰其思親之心戊午賜文捷三品服　詔諸州司士參軍李道宗等三十四人令吏部銓與注官舊制司士參軍以年及格及負犯者為之謂之散參軍先是上取特奏名舉人試藝稍優者補參軍其次與試銜及經南郊試銜者已免選而道宗等反未得注官故有是命庚申詔河北京東路於中等以上戶以二稅折科塞河

梢芟限今年十一月終輦至滑州　龜兹及甘州遣使貢方物

辛酉試身言書判選人惠州軍事判官林冀等七人與京官餘四十八人第遷如故事先是翰林學士晏殊等以冀等名聞上問輔臣身言書判足以盡人才乎王欽若對曰朝廷設此以旌別選人若四者悉有可采固宜陞進也

乙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薛奎罷為集賢院學士

知并州或譖奎漏禁中語也既而秦州闕守上以奎屢

官西邊習其土風即改奎知秦州仍給集賢院學士見

俸秦州宿重兵兵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種謹

商算歲終廩粟積者三百萬征算衍者三十萬覆民隱

田數千頃復得芻粟十餘萬　東上閤門使李昭慶避

皇太后祖諱更名昭亮然太后止令羣臣避父諱而近

戚多并祖諱避之

丙寅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屯田員外郎張嵩同

提點供備庫副使張君平並兼管勾開治溝洫河道事仍詔開封應天府陳許徐宿亳曹單潁蔡等州及屬縣親民官並帶開治溝洫河道事先是君平言今歲畿甸雨澤均訴水災者猶及數萬户此積潦不洩州縣縱弛之咎也今方治溝洫或令佐中徙任則後來者漫不知緒何以集事請俟春料畢役許其去時單州碭山下地汚下古河塞不通遂立法督令佐於是河將成又奏非有司專其事後必復廢請本州縣長吏並兼溝洫河道

事府界提點謹察舉民訴水亟按視之詔皆從其請又
以左侍禁李守忠專管勾溝洫河道司
己巳詔真宗忌禁樂斷屠宰不視事前後各三日
癸酉詔國子監見刊印初學記六帖韻對等書皆抄集
小說無益學者罷之
三月丙子徙知河南府樞密直學士陳堯佐知并州每
汾水漲州人憂溺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亭
民賴其利

戊寅詔陜西災傷州軍持仗刼人倉廪非傷主者減死刺配鄰州牢城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仍令長吏密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即降下有司敕而民飢盜取穀食多蒙矜減賴以全活者甚衆

己卯幸後苑賞花釣魚遂燕太清樓輔臣宗室兩制雜學士待制三司使副知雜御史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官館閣官節度使至刺史皆預焉

庚寅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都大提舉内弓箭軍

器庫
己酉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曲禮仍賜御書古詩各一章　度支副使禮部員外郎蔡齊為起居舍人刑部郎中直史館章得象為兵部郎中並知制誥初召齊等試中書上閱其試文謂宰臣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然須材識周敏操履端方乃可副朝廷中外任使也王欽若等言齊及得象所長上始命之
夏四月壬子朔降詔恤刑先是中書請以例降詔上曰

比雖屢下約束州縣吏其能體朝廷欽卹之意乎王欽若曰州縣不能盡得人然獄事至重諸路使者職在按察其稽違者自當劾奏上曰如卿言甚善宜更以此意丁寧申戒之

甲寅平羌縣尉鄭宗諤決杖配安州牢城宗諤受枉法贓抵罪會赦當追官勒停上問輔臣曰縣尉月俸幾何豈祿薄不足以自養耶王欽若曰俸雖不厚然廉士固亦自守也故重懲之

己未賜輔臣御飛白書十軸仍刻石以賜近臣

壬戌契丹遣臨海軍節度使耶律守寧衛尉少卿劉四端來賀乾元節

癸亥詔權停五月朔御殿先是禮部以故事請上問輔臣曰此何禮也王欽若等曰月令五月之節天子居明堂太廟唐貞元初以陰氣始此故設君臣相見之儀然近歲未嘗行也因罷之更撿太宗廟説此朔御殿非古也別修

癸酉改漢州德陽縣均渠鄉為太平鄉初邑民張勝家

析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因以獻故改之仍賜勝茶帛

丁丑詔三館所寫書萬七千六百卷藏太清樓初大中祥符中火焚館閣書乃借太清樓書補寫既而本多損蠹者因命别寫還之

庚辰三司言興州濟衆監舊鑄錢四鑪歲凡鑄五萬三千貫比來民輸鐵不足而所鑄錢行川界有餘請權減一鑪從之

是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曄知河南府曄先

代郡人後魏遷都因家河南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環雋生隋大理卿坦坦生唐渝國公政會由政會至暀十一世皆塟河南而世牒具存暀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暀曰不敢他日數問之暀無以對因為風眩仆而出乃免暀知河南實録偶脫之据河南志在此月因附見家譜事

流内銓磨勘引對翰林侍

讀學士孫奭所舉滑州觀察判官董儲詔特與太子中允儲進策名資序合入太常博士以歷任有過曾答決部民致死故令近下除改

五月癸未禮部言今年貢舉乞賜指揮上謂輔臣曰去歲放及第人數不少然而覽其程試多未盡善今宜權罷貢舉各令勵志修學王曾對曰前來遠方下第舉人方到鄉里令若復許隨計何暇温習事業即降詔權罷貢舉一年五月二日癸未此據會要

己丑徙廣南宜州懷遠軍於江口寨以舊城多瘴癘而江口可控扼安化蠻人出入故也上始疑徙軍勞民以問輔臣王曾對曰比以轉運使所陳為未足信又使提點刑獄官覆按而二司協言其便是可從也詔令從之

庚寅御崇政殿録繫囚

癸巳幸南御莊觀刈麥聞民舍機杼聲召問之乃一貧婦也因賜以茶帛諭輔臣曰其勤如此而不免於貧可無恤哉

右正言孔延魯當遷官願不遷而為其父祠部郎中致仕冣求三品服上曰子為父請可從也乙未以三品服賜冣王欽若等曰延魯所陳足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資孝治也

己亥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兩浙轉運司又言逋有節行居西湖二十餘年未嘗入城故也

辛丑贈安化節度使郇國公允成卒癸卯以其兄齊州防禦使允升為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允升念其弟

日夜悲哀上因諭輔臣曰楚王先帝同氣也寢疾歲久允升兄弟孝友如此宜特為進官以慰楚王之心故有是命允升及允成皆元佐子也

己酉詔臣僚奏薦子弟並須言服紀親疎即不得奏無服之親其冒奏者雖遇赦降不原初諫議大夫趙湘以孫為子奏授京官已而自陳殿中侍御史李紘言湘若不自陳則朝廷莫究其弊請條約之而降是詔趙湘以孫為子事當考詳

中書言新授虢州團練使田敏差知隰州故事

防團刺史赴本任及知州無同判處並權置同判候差
朝臣及內職知州即省罷詔隰州權置同判
六月乙卯詔京朝官殿直至諸司使新除官及任親民
者並令隻日見謝辭其監當及短使許雙日於殿門外
見辭
丙辰降直昭文館陳從易為直史館集賢校理聶冠卿
李昭遘並落職先是從易等校太清樓所藏十代興亡
論字非舛誤而妄塗竄以為日課上因禁中覽之故及

於責冠卿新安人昭遘宗諤子也
辛酉知福州工部郎中陳絳奪兩官責授昭州團練副使福建路提點刑獄勸農使侍御史王耿追一官並廣南安置降知興化軍職方員外郎陳覃監潭州稅尋又責絳為滕州司馬覃追一官監柳州稅太常博士同判信州鞠詠同判邵州初絳與耿互奏不法覃先為勘官詠繼覃而往皆不得實及遣監察御史朱諫別鞫乃言詠所鞫絳嘗受民通犀帶而估價不盡又覃以絳受民

真珠及僧銀而抑令司理參軍葉蓋承之言者以前貶尚輕故絳與覃並再責并及詠馬耿初奏絳不法同提點刑獄冦用和獨不言諫因以劾用和上既從諫言絀用和仍謂輔臣曰諫有臺臣風釆當記姓名後可用也

絀冦用和實録無之今從實訓魏泰載陳絳獄事比實録差詳然以王耿為轉運使則誤矣且事多與實録不合令不取更當考之

丙寅發運副使張綸請開真州長蘆口為河屬之江以免舟檝漂失之患詔從之　令涇原路置堡寨五井川

以捍西寇仍自今有内附者非先陷蕃軍民邊吏毋得受

環原州屬羌内寇癸酉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范雍為陜西縁邊體量安撫使客省副使曹儀副之先是知環州翟繼恩擅配州界熟户和買糧草因縱人入諸族帳催督羌人愚鄙初不知糧草數目催督者恣為奸欺誅求數倍小不如意則鞭撻隨之由是諸族帳皆怨思亂从未能發也會涇州蕃部首領斯多倫有過逃去復

歸涇原都鈐轄周文質與部署王謙鈐轄史崇信共議斬斯多倫且加凌遲諸族帳皆驚疑遂傳箭相結鈔掠堡柵文質等與知渭州史洵美議放還質子招撫之更擅治兵器為攻討計賊益恐别部首領實布格又率其族數千帳以叛環州諸族咸起應之大為邊患翟繼恩事據趙珣聚米圖經實錄會要國史並不載珣以斯多倫為撒陁龍今從實錄會要國史趙振傳以實布格為薛逋歌與王博文傳不同今從博文傳亦見於實錄而趙振則實錄無傳也凌遲斯多倫修治兵器據會要實錄但載斬斯多倫及放還質子國史俱不載王博文傳所稱曹瑋田敏治邊平寇事皆不合當考

丙子改三司䂓納司為理欠司

秋七月庚辰朔詔荆湖客船載官糧者回日與免力勝錢從發運司之請也發運使方仲荀副使張綸又言真楚諸州運河冝作水閘石䃮分水以漑民田詔漸為之無遽猝擾農綸等訖成其役民甚便焉

辛巳知邵武軍職方員外郎吳植除名與上佐官安置殿中丞余諤追一官勒停右侍禁鄭斌衙前編管初植為新繁尉王欽若安撫西川嘗薦舉之於是植被疾懼

廢乃附謼黄金二十两令納諸欽若求外徙謼未至植又遣吏抵欽若第問訊語頗喧欽若知不可掩即捕送開封府旣又請付御史臺選中使監劾植初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謼語逹欽若侍御史知雜事韓億窮治乃得其實然金尚在謼處也斌以追植赴獄輙受賕不即行故皆及於貶有詔撫慰欽若而億并案欽若繆舉之罪詔釋不問時宰相晨朝集待漏院魯宗道視欽若獨不語意象愠甚旣明欲上馬忽有鼠突出頗惶

擾宗道曰汝猶敢出頭欽若甚媿焉

乙酉權御史臺推直官殿中丞程賁言轉官已三周年審官院以為權差未罷不許考課引見詔與磨勘自今在京差遣並準此

戊子環慶路鈐轄王懷信言蕃部威布等九百三十五戶内附

辛卯以環州洪德寨主左侍禁閤門祇候趙振為内殿崇班羌亂始作鈐轄王懷信分兵數千屬振游奕振屢

捷從數十騎詣懐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追退走而懐信與涇原都鈐轄周文質擁重兵逗遛大板寨不即掩捕旣逾月賊數萬衆復圍平遠及定邉合道石昌等寨都監内殿崇班閤門祗候開封趙士隆龍衛右第三軍都指揮使梧州刺史杜澄死焉振引兵由別道力戰抵平遠寨奪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圍斬首數千級而諸將捄他寨亦盡力賊勢不敵乞兵於趙德明德明守境不應乃請和西邉以平振歸信人也杜澄不見邑里

趙振本傳載振事差詳諸將掠他寨及賊求援於夏人並畧今取振子珣所為聚米圖經注附益之庶知羌亂始末振本傳及圖經並稱掠平遠寨而實録乃云掠洪德寨王博文傳屬羌實布格以族帳數千叛既又冠原州柳泉鎮環州鵜鴿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趙士隆戰没寨名又與此不同當考

乙未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為契丹妻蕭氏生辰使莊宅副使張倫副之張倫未見詔諸路轉運司具所部知州同判老疾不任事者以名聞

西邊屬羌冦亂既發兵撫遏上慮趙德明以為疑庚子詔諭德明

辛丑詔環州蕃部内附者前後以萬計宜給土田處之仍戒邊吏自今毋妄納降者

壬寅以前户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才術過人然急於進取喜交結任術數傾側反覆世目為奸邪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録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求起復依内官張懐德為内助而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丙午詔陜西邊户為羌所擾者蠲秋租復役二年從安

撫使范雍之請也　審官院言得益州路提點刑獄張逸狀先授太常博士改監察御史通及三年詔依例磨勘

丁未荆湖北路轉運使孫冲言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攻殺知忠彭州彭天綰其子儒素率其黨九十二人來歸欲補儒素為復州都知兵馬使餘官並月給錢糧從之忠彭州今忠順州也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發解舉人自張詠以來

例給館券至京師今得三司移文乃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上曰漢貢士皆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蠲之

丙辰賜涇原環慶路曽經戰守諸軍緡錢有差

戊午免忠州鹽井所增鹽及夔州奉節巫山營田錢萬州穀稅錢初夔州路提點刑獄臧京言忠州鹽井三場歲出三十六萬一千四百餘斤近歲轉運司復增九萬三千餘斤主者多至破産被繫而不能輸又奉節巫山

兩縣營田戶元無實田自僞蜀時奸民詭冐以避傜役其後負稅逃死今猶以里胥代之萬州民糴穀而官乃收稅錢皆害於民者故悉除之京度之從兄也

東上閤門使㑹州刺史王遵度領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賈人張化等爲契丹間諜即捕繫本司獄所連逮甚衆命殿中侍御史李紘覆訊紘悉得其誣抵沈吉罪

辛酉降遵度爲曹州都監時有奸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恐民以取賕者權知開封府王臻募得其主名黥竄

三十餘人都下肅然

乙丑録趙士隆子滋三班奉職淳為借職湘為殿侍杜澄子永德為奉職永吉為殿侍

丙寅幸瑞聖園觀刈穀道燕從臣

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亦牓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同工部郎中盧士倫殿中侍御史王碩如京使盧守懃再加詳定實録但命奭竦二人此從本志士倫是年三月以工

外判度勾尋改工中陝漕十月以度勾為户副

詔陝西旱災州軍免今年租税

甲戌罷邵武軍歸化縣金場

乙亥貶涇原路都鈐轄左騏驥使惠州團練使入内副都知周文質為右率府率衡州安置涇原路部署王謙鈐轄史崇信並免劾差替知渭州馬洵美罰銅三十斤徙别州先是遣太常博士張仲宣右侍禁閤門祇候丁保衡就陝州鞫文質等獄具有司斷文質當徒二年半

公罪官減贖銅四十斤特命竄責之

丁丑鄜延路鈐轄司言修平川寨城降詔褒諭　河北沿邊安撫司言近以奉職張可从充廣信軍兵馬監押竊緣本軍最處窮邊屯兵不少張可从新自舉人得班行不惟未諳邊事兼恐職卑難為彈壓管勾欲望於殿直以上別選曾歷邊任監押者充詔可

九月庚辰朔以戶部郎中知制誥夏竦為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史方副之度支副使兵部郎中姜

遵為正旦使內殿承制閤門祇候許懷信副之右正言直史館張觀為契丹后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趙應副之專遣使賀契丹后正旦始此竦自言承皓與契丹戰沒母喪未期義不可行改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馬宗元　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康繼英為涇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繼英以戎人雖內附而終蓄姦謀乃大索其嘗反覆者悉蕩除之由是名振西邊誅鋤反覆戎人恐不在此年則此除名亦可削　范雍等還自陝西言蕃部因罪

罰羊者舊皆輸錢五百比責使出羊而蕃部苦之自今請復令輸錢其罪輕者約以漢法贖銅從之

辛巳降知石州洛苑使高繼昇為洛苑副使先是延州芟村族軍主李都咢等訴芟村巡檢李威明葉所為不法繼昇非所統輒受而行之有司議法當追一官勒停上特寛之仍令知石州如故繼昇文岻子也　罷淮南江浙都大提舉捉賊司

乙酉上諭輔臣曰每遣中使往名山洞府投龍簡如聞

多在僻遠其賫送祭醮之具頗以擾民自今其罷之

丙戌詔審官院自今見任并帶職京朝官磨勘並如景德四年七月敕施行其非時替移年限未及者並候四周年與轉官先是京朝官代還無殿累者皆考課遷官故景德中詔須見任及三年以上者乃得引對天禧中外任及三年以上者雖未到闕聽磨勘於是申明舊制更立四年之限實録云因以舊制申明按前此轉官止限三年亦有不及三年者今别立四年之限則是稍益舊制不獨申明矣又實録字或脱錯不通參考會要稍刪之蓋天禧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詔書

實録失不載也

庚寅右率府率衛州安置周文質除名白州編管涇原路鈐轄内園使榮州刺史内侍押班王懷信除名連州編管文質既遠貶而内侍張懷德又以大板寨擁兵玩寇之狀聞故與懷信再加竄　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李諮數以疾求外補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

丁酉詔閤門自今朝臣授外任已辭及代還未見並許赴燕

乙巳詔司天監凡奏祥異自今並須據占書以聞時言災變者多為怪迂誕妄之說故條約之

丙午詔龍竿城增置蕃落兵兩指揮靜邊寨揚博隆城各一指揮　詔自今但係提點刑獄勾當不以官資並許舉官

冬十月庚戌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懐徳言體量環慶路蕃官廵檢三班奉職遇埋殺牛犒蕃部傳箭欲冦山外詔本路部署司察其巨猾者即加捕誅若事有

未使且取酋豪禁質之

乙卯涇原路鈐轄司言生戶六族首領潘征等二千餘帳內附詔補征本族軍主

庚申陝西轉運司言秦州蕃官軍主策拉等請於來遠寨置佛寺以館往來市馬人從之

辛酉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庚午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臣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

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議者非之

壬申十月二十四日此據會要判國子監翰林侍讀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等奏近召河南縣主簿郭稹充直講敕令發遣歸任所闕直講別舉官以聞臣等知稹文學優長履行修謹欲往任所且令在監分經講誦詔以稹為國學說書仍令自今於參選人內保奏不得抽差見在任官

稹祥符人也

甲戌權知開封府王臻請委清望官於見任京朝官內

保舉進士出身曾歷親民者知畿内縣從之

十一月己卯朔禁定州嘉山樵采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未售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彊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宜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

荆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損為七萬一千皆有奇數入錢六務十三場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庚辰詔從奭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錢償之本志云十月遂罷貼射法恐脫誤今從實錄　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解州安邑兩池舊募商人售京西諸州鹽者入錢京師榷貨務乾興元年歲入才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及為之增約

東防禁以絕販之弊於是復詔入錢京師從京師所便
此據本志掇出附見志云久之今改云於是吏須考詳或全取本志并就天聖八年十月聯書之
辛巳詔凡配隸罪人自今並令長吏以下集廳事錄問
仍具案及所配地里遠近以聞其後以奏牘煩罷錄案
止令以單狀上承進司既而又罷集問焉罷集問乃四年五月事今
依本志附此
前江都縣主簿王琪上疏陳十事曰復制科禁錦綺珠
具置營田立義倉減度僧罷鬻爵榷酤和糴行鄉飲籍

田復閱武之法興郡學令公卿子弟入國學置五經博士進士專經上以琪學通世務特命試學士院甲申授大理評事館閣校勘琪成都人也

辛卯襄州言漢水害民田詔蠲其租

丁酉詔晉絳陜解等州歲饑其令本路發廩穀以賑之

庚子以太常博士劉牧為屯田員外郎權度支判官牧善言邊事真宗時嘗獻陣圖兵略得見賜出身上知其名於是通判定州召對便殿而命之（劉牧邑里及賜出身當考　同）

知太常禮院陳詁言每年季冬蜡百神于壇按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禮文乃載一百八十二位其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十位不載祝文竊恐開元以來年祀浸遠有司失傳又郊祀正辭錄并司天監神位圖蜡祭猫虎皆以虎為於菟蓋初避唐諱請自今復改作於菟為虎及以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載之祝文從之

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門賜白金五千兩戊申

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女壻大理評事張瓌除秘閣校理瓌洎孫也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申上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太后頗解體同列稍侵之欽若亦邑邑以歿太后解體據溫公邑邑以歿據江氏後有詔塑其像茅山列於僊官左正言劉隨言欽若

贓汚無忌憚考其實豈神僊也宜察其妄 晏殊作茅山五雲觀記載起觀事由或可附此

十二月壬子贈右侍禁閤門祗候王仁嶼爲崇儀使初仁嶼爲歸峽岳鄂都巡檢使與蠻賊力戰以沒至是其子化成乞贈官而中書以歲久重於施行上曰死鋒鏑之下人之所難豈可以歲月爲限乎乃加贈之 于闐

和罕王遣使來貢方物

癸丑宰臣王曾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

士樞密副使尚書右丞張知白加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樞密使曹利用加司空甲寅樞密副使張士遜加左丞參知政事呂夷簡加禮部侍郎魯宗道加給事中樞密副使晏殊加刑部侍郎國朝故事敘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

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曾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至遣押班江德明趣閤門閤門皇惑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帝使張士遜慰曉之庚申詔宰臣樞密使敘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於河陽為樞密使疑代己始悔懼焉歐靖聖宋掇遺云張知白

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是貳彼相禮當降之每乘馬不入政事堂下國老閑談則以降為隆不入為直入未知孰是據此讓曹利用班在已上則歐請蓋得之矣

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楊崇勲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勲穿泥鞾直登堦曾頷之不以常禮延坐崇勲退劾奏其失送宣徽院問狀翌日對上請傳詔釋罪太后問其故曰崇勲武夫不知朝廷之義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紀綱寛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為雷州司戶參軍謂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輙怨望遣人致於西京留守劉曄祈付其家戒使者伺曄會衆僚時達之曄得書不敢私即以聞上見之感惻故有是命謂雖多智是猶出於揣摩也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縁赦宥未可内徙上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耳魏泰叙此事繆妄最甚今不取張唐英所載差近之故正史循用然謂必不敢上表特與其家人書耳唐英亦誤

乙丑淮南節度使檢挍太師同平章事張旻以前官充樞密使旻尋改名耆歐陽修作晏殊墓碑云殊上疏論旻不可為樞使當考保大節度使錢惟演加同平章事判許州

癸酉契丹遣彰勝軍節度使蕭穆古瀋州觀察使鄭文囿來賀皇太后正旦遼使賀太后正旦始此

甲戌契丹遣右監門衛上將軍蕭從正右諫議大夫仇道衡來賀正旦　詔自今轉運司及州府差官推勘磨勘及勾當諸般公事如已請驛料添支者不得别給會要

十二月事